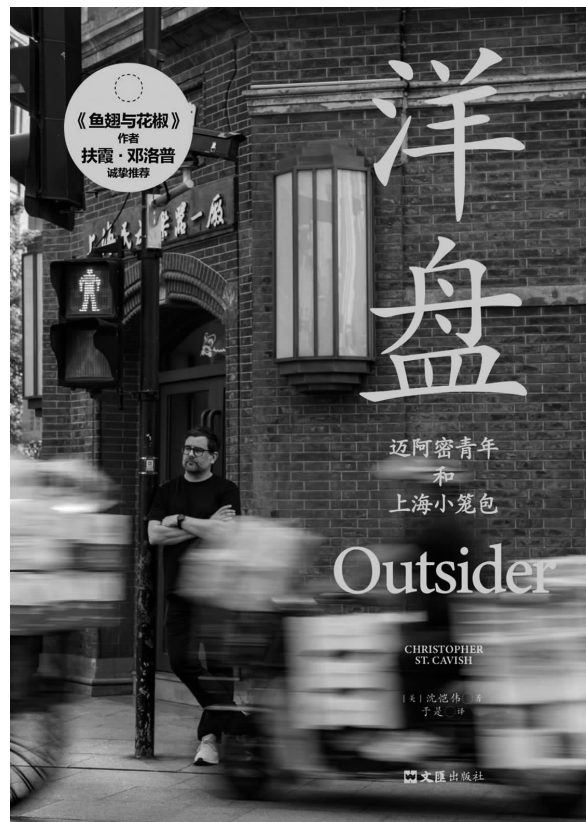


# 适应餐馆外的新生活需要时间



《洋盘：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  
[美]沈恺伟 著 于是 译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我交到朋友了。

芙蓉蛋是来自纽约的DJ，有一半中国血统，他妈妈是上海人。那时候，他刚好打算回上海闯荡。他在迈阿密的时候，我们就是朋友了，当时我们都在夜店里打碟。他还在曼哈顿一家唱片店打过工，借助那儿的人脉以及互联网，他与一个在上海的DJ——斯托克斯先生——联系上了。斯托克斯邀请芙蓉蛋去他的派对。我也跟着去了。

斯托克斯的真名叫亚当，藤校毕业的，明明是高眉，却过得像个难民。在中国，他享受的是穷日子，开派对，给免费的英文杂志写文章。他的朋友们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名校毕业生，有些人拥有与中国相关的学位，有些人并没有，但他们都在21世纪初的中国热潮中找到了某种自由、某种刺激。他们毕业于达特茅斯之类的藤校。我毕业于厨房。但我们都是来这儿寻觅某些在故乡找不到的东西的。后来，亚当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他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这些朋友改变了中国对我的意义。

他们都是老外，常常拖着我去“泡泡圈”——那不是个真实的地方，而是泡泡般的小圈子。在上海，既有属于中国的上海——对老外来说有点令人畏惧、令人沮丧的，很难融入；也有属于老外的上海——舒适又昂贵，可以说英语——比如泡泡圈。当年，几万几万的外籍人士都生活在这个泡泡圈里，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新人加入。就在那些意大利餐厅和进口超市之间，在法国幼儿园和英国医生之间，泡泡圈成了影子世界，城中之城。2005年我初来乍到时，上海有10万外籍居民。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

泡泡圈无处不在。移民和外籍人士会自动创建属于自己的泡泡圈——根据你的祖国的贫富程度进行野蛮的一刀切。纽约法拉盛的福建人，西班牙的非洲人，丹麦的叙利亚人……人类天性中就有部落倾向，和“我们”自己人聚在一起，用“我们”的语言，用“我们”的价值观。而我们来到中国时，不管落脚何处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建起自己的泡泡圈。

我和那帮朋友都是浪迹四方、寻求刺激的年轻人。他们和当时典型的驻华外籍人士完全不同，那些大都是一本正经的高管，拿着丰厚的薪水，出行有别克商旅车，配备司机。他们并不生活在那个圈里，并为此自豪——也反而因此创造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脆弱的小世界。

他们是带着好奇心来中国的，有些人能像模像样地说几句中文，但他们住在昔日的法租界，吃遍了新开的西餐厅。他们在设计、建筑、广告或媒体行业工作。（绝对不会去教英语，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那是“低级”老外才干的活儿。）但是，他们当中的作者是用英语写文章的，专门写给那种让别的老外看完就扔的周

刊。他们告诉在上海的外国人：哪家餐馆的汉堡最好吃，哪家餐馆的酒单最实惠，怎样去医院看病，怎样支付水电煤账单，把卖平价牛油果的蔬果摊捧上了天，在让他们宾至如归的酒吧里喝酒。

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与30个中国厨师密切合作，每周工作6天，干了一年，但我仍然对他们、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会告诉我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南通、合肥、东北——我就点点头，好像这些陌生的名字对我真的有什么意义。用中文的话，我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

我会讲的词全都是高压厨房里用得着的——快点！太烫了！

妈的！我真的无地自容。

\*\*\*

我想，我可以再在中国再待一年。

我发表在网上的博客证明了我不仅能做饭，还能干点别的正事。刚好，有个新朋友贾勒特是美食作家，很快就要离开他供职的一家英语周刊。也许我可以试试这个活儿——周刊付钱给我，让我摸清楚上海的食物和餐馆，作为回报，我要做的只是写一些自己的观点？

昔日法租界岳阳路的一家酒吧里，我见到了SH杂志的老板。他看过我在网上发表的摩托车旅行日记。我们边喝啤酒边聊天，因为我没什么经验可言，就东拉西扯地聊了一小时。最后我离开时，压根儿不确定我的未来会走向何方：是回厨房，还是迈进媒体？

那时候，SH刚起步。那时候，上海有很多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 Shanghai Talk, City Weekend, SH忝列其中，Time Out还要过几年才出刊。后来，更多的英文杂志冒出来，然后又都消失了。

我得到了这份工作。26岁。在此之前，我从未在办公室工作，只在厨房里干过，其他谋生的工作一概没碰过。要适应餐馆外的新生活需要时间。

在厨房里，有一长串的事情必须在餐厅开门、第一批顾客到来之前完成。时间永远不够用。压力很大，风险很高。立竿见影，反馈即时。但凡你搞砸了什么事，当场就会被发现，就会被骂，你就得再来一次。十有八九，我是那个扯着嗓子骂人的人；我的职责就是纠错。每个人都紧张。食客到来、服务开始后，压力就更大了。如果你能幸运地逃脱主厨连珠炮般的辱骂，那就算一个美好的夜晚。从来没有闲暇的时刻，总有事情要做。

办公室就不一样了。周一早上9点，我准时到达杂志社，办公室在一栋老旧的高层建筑里，那个楼层普通得没什么好说的。地毯是灰色的。陌生人从电脑显示器的上缘打量我。这一切——办公室的日常，乃至办公椅和办公桌——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这些人怎么能一整天坐在那儿呢？为什么这么安静？他们在哪里做午餐？

来自英伦的执行总编名叫丹，英俊如模特，他带我四处转了一下，说明了我的工作量：每周，我要写1篇与美食有关的跨页专题，3篇餐厅评述（写哪家餐厅由我决定，餐费可报销），还有一个专栏，写餐厅八卦——这家的厨师跳槽去那家了，哪些餐厅即将开业，哪家关门了，诸如此类。没问题，我说。我立马开工，今天就能全部完成。当时我的思维方式还处在“快点儿，再快点儿”的厨房节奏。我只有一个问题：这周剩下的时间将用来做什么？丹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胎。他似乎在用

那种眼神问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干更多的活儿呢？这是办公室生活教给我的第一课：慢点儿。把这些活儿拖到星期五吧。不着急。

干过这么多年的体力活儿，每天站立14个小时后，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每周在键盘上打几个小时字？还能坐着？这简直有点滑稽。还能领取（微薄的）薪水，我简直都要愧疚了。

在厨房里，钩心斗角和反馈一样，都很直接。如果你对某人有意，你就要和他们对峙，当场解决问题。有位顾客不喜欢这道菜？他们就把菜送回厨房，我们就要再做一道新菜。问题不断出现。我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问题。

在办公室里，钩心斗角都在阴影里发生，反馈也是间接的。我不太明白这一套。过渡并不顺利。10多年来，崇尚大男子主义的厨房灌输给我的完美主义在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一点儿用都没有。办公室里的员工很娇气。我觉得自己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

但我有朋友。

## 内容简介

洋盘，四川方言中，有洋气、拉风的意思。上海方言中，则指外来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作者用作书名带有一点自嘲。本书是美国人沈恺伟讲述他在中国经历的一本非虚构文学作品。

2005年，24岁的沈恺伟离开家乡——美国东南部城市迈阿密，以年轻厨师的身份游历至香港，又机缘巧合得到一份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翡翠36餐厅的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在上海近20年的生活。从最初跌跌撞撞闯入一座陌生城市，不知道自己能在哪里待多久，到骑着跨斗摩托穿越5000公里寻路中国，从躲在外籍人士舒适的“泡泡圈”，到花10年寻访一位手工匠匠，以《上海小笼包指南》出圈……他穿越在两种文化间，一年又一年，学会了当一个成年人，学会了爱，学会了痛苦，也见证了改革大潮下中国的变迁。

## 作者

沈恺伟  
(Christopher St. Cavish)

一个“最懂上海小笼包”的外国人，一个曾经计划做世界公民却在上海停留了十八年的人。一个沉迷食物与写作的人。一个愿意花十年时间寻找一位手工铁锅匠的人。一个特别的人。不卷。不常常高兴。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地域没有限制他。金钱也没有。一个我们的同类。一个和中国有着深入连接的人。一个爱上海的人。

## 说君子(100)

(四)君子重天下大同理想的当代意义 儒家提出的“得天下有道”(《孟子》语)，提倡的“平天下”(《大学》语)，“天下为公”(《礼记》语)，“天下文明”(《周易》语)，“化成天下”(《周易》语)，“天下大同”(《礼记》语)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和理想追求，由此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对“天下”的修养，对“天下”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都建立在“普”“大”“共”“同”观念之上的。所以老子才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54章)。《礼记·礼运》才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天下”的内涵具有“道德”“人心”“文化”“文明”等意义。而如果从“空间”上给“天下”下定义的话，那也就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规定的。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所要表征的是在最广泛的空间里，在最普遍的意义，在最共同的追求上的一种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指向和归宿。

唯其如此，才能读懂富有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天下观”。所谓“平天下”是指让全社会的人都享有平等、平安、公平、和平的局面。所谓“化成天下”是指让全社会的人都获得符合人性的对待。每个人心性都得到净化，气质得到变化，每个人都要成就道德，成就人格。所谓“天下为公”是指全社会的人皆应具备“公”的意识，即在何处境下都要做到“选贤举能，讲信修睦”，都要做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谓“天下大同”是指全社会成员都享有“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权利和福利。所谓“得天下有道”是指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得到普遍人心的归向，全体人民所欲的满足以及全体人民所不欲的不强加，即“得其心有道；所欲与聚之，所恶勿施”(《孟子·离娄上》)。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指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就忧愁，在天下人享福之后才享福。考虑的是万民之忧乐，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求福祉呢！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指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道德、人心、文化、文明这些大厦根基问题时，全社会的每个人都应负起自己的责任，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身处社会的底层而去推卸你应尽的责任。“天下兴亡”是涉及到全社会所有人的事情，不分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应负起这份责任。简言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要呼唤的是“天下兴亡，人人有责”。

君子的人格正是体现在其“公德”“同德”之上的。君子要具有“公天下之心”。“君子之为学，非利己而已也”(顾炎武语)。“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王阳明语)，此之谓也。

全社会，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建立，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理想的追求需要有君子的垂范和引领。诚如《中庸》所言：“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近则不厌”。君子的行动能恒久地成为天下共行的道理，他的行为能恒久地成为天下的楷模，他的言论能恒久地成为天下的天下的准则。离他远的人怀有仰慕之心，离他近的人毫无厌倦之意。君子早有誉满天下的美名全部的原因就在于他具备伟大的人格和宽广的胸怀。“君子未有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中庸》)，此之谓也。君子能够做到敦厚恭敬，全社会的人就会效法他们而最终实现全社会的平安、平等、公平、和平。“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中庸》)，此之谓也。

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君子有着宽广和博大的胸怀，有着深邃和高远的理想。交流中一定会有不同，互鉴中一定是各有其美，包容中一定是承认差异。所以这些都要有一种“和而不同”的气度，都要有一种“坦荡荡”的胸襟。“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此之谓也。正是这些心系“天下”的君子情怀，才有了我们现在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的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都与君子人格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性。

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天下之事是所有人之事，实现所有人的整体利益和普遍幸福，就叫做天下大道，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人乃是当代的君子，他们所要实现的事业是代表着“天下大道”和“天下大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宗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是其信念。

伟哉，君子！伟哉，中国共产党！



徐小跃 (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39)